

# 徐灿 热辣滚烫的人生

本报记者 何玉新



拳击台上的徐灿(左)

拳击赛的寓意就像人生,当你被击倒,再跌跌撞撞站起来的那一刻,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强大。

2023年的最后一天,在陕西商洛,阔别拳台四年的徐灿强势回归,击倒了来自印度的冠军选手阿萨德·阿西夫·卡汗。“我是慢热型,他上来就想利用我长时间没参加比赛这一弱点来打乱我的节奏,而我只要坚持既定战术,保持自己的节奏就好。这场比赛我给自己打6分吧,新的开始,这样刚刚好!”徐灿说。

2023年,徐灿一边训练等待比赛,一边完成了终身大事——和相爱四年的恋人结束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他和妻子商量到底在哪个城市定居,把心仪的城市挨个儿走了一遍之后,最终决定留在天津。“我从小看功夫片,那时候就知道霍元甲是津门第一;我有很多天津的朋友,他们都很热情,好相处;天津有很多好吃的,我都爱吃;最重要的是,我媳妇是天津人!”

伴随着阅历的增长,徐灿逐渐意识到,要想提高拳击的影响力,就应该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运动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高级别的国际赛事,增加曝光度。通过调研他了解到,天津在职业拳击领域处于空白状态,很多人喜欢拳击,却得不到专业的训练指导。他决定开办一家拳击俱乐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聘请陪伴自己多年的外籍教练来做指导,学员可以随时跟自己对练。徐灿的妻子负责俱乐部的日常运营。职业队很快就满了,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一名天津的女队员,给徐灿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只有17岁,拿过全国前五的名次,很有天赋,她的父母也非常支持地打拳。徐灿希望她勇于尝试,不留遗憾。

正值拳击手黄金年龄的徐灿,体验过爬坡、登顶、滑落……再次准备爬坡,百转千回,跌宕起伏。他说,他会放下包袱,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训练,也期待着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 3岁跟父亲看拳击比赛 16岁正式开始训练

徐灿生在江西省资溪县。当地人基本上都在做面包生意,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逐渐把家乡打造成了面包之乡,面包店开到全国各地。徐灿的父亲徐国龙痴迷于拳脚功夫,但为了谋生,还是去湖北开了一家面包店,与当地商场销售员王海艳相恋、结婚。1994年3月,徐灿在母亲的老家湖北随州出生。

徐灿自小在热烘烘的面包烤炉边长大,3岁跟父亲一起看武侠片、看拳击比赛,不光是看,父亲还要求他跟着电视一起出拳。等他再长大一些,父亲又督促他练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出拳。尤其跳绳练得最多,这种运动特别适合增强协调能力、耐力和灵活性。徐灿说:“我的好体能就是被我爸逼出来的!”

少年徐灿越来越喜欢拳击。“有一次早上起床,我爸爸告诉我,前一晚我睡觉梦游了,突然跳下床,摆了一个出拳的动作,给他吓了一跳。”他回忆,虽然总在家里打拳,但他在外面不和别人发生冲突,父亲也常教育他不许打架。

面包店的生意不好做,徐灿的父亲带着全家走南闯北开店,最远到过新疆。不停地搬家,不停地转学,徐灿难以安心上学,但无论走到哪里,一直没放下练拳。2009年,徐灿15岁,父亲想让他学拳击,但母亲反对,觉得至少应该念完初中。一家人回到湖北,父母继续开面包店,徐灿上初三。当时他血气方刚,痴迷于拳击,相信可以通过双拳改变命运。半年后,母亲被他的执念打动,决定支持他学拳击。

2010年前后,国内专业级的拳馆只有两家,一家在西安,一家在昆明。父母带着徐灿搬家到昆明,租住在城中村,面包店还是没干起来,父亲当了保安,母亲在酒楼做保洁。

拳馆里有200多名练习者,徐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他练得非常刻苦,因为他知道,自己除了一腔热血,其他毫无优势可言。他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做基础体能练习,下午去拳馆,一直训练到晚上。他总是超额完成训练计划,每天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还会帮忙打扫卫生。周日拳馆休息,他自己加练。徐灿既聪明又勤奋,教练们都很喜欢他,索性让他当“馆长”,负责开门、关门、收学费、打扫卫生。

2012年,徐灿的师兄熊朝忠在中国第一场世界拳王赛中打满12回合,以点数获胜,夺得WBC105磅金腰带,成为中国首位职业拳王。18岁的徐灿在台下负责计时敲钟,亲眼见证了师兄金腰带加身的历史时刻。这场比赛激励了拳馆所有练拳的年轻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拼命训练,期待着自己能成为下一个拳王。

## 开启职业拳击生涯 获得WBA羽量级拳王

2013年11月26日,徐灿迎来了人生中第一场职业比赛——在浙江余杭给师兄裘晓君打垫场赛。他第一回合便击倒对手一次,连自己都没反应过来。随后三个回合,他用暴风雨一般的拳

速碾轧对手,取得胜利。

拳馆的创始人刘刚发现了这块璞玉,安排徐灿出国与日本选手打比赛。当时徐灿称重63公斤,对手是66.7公斤。依靠冷静的头脑和凶狠的出拳,徐灿最终赢下了比赛。接下来,他又连续打了两场,一场裁判错判,一场自己心态飘了,备战时偷懒,导致两连败,给初出茅庐的他带来很大的冲击。

痛定思痛,重整旗鼓,随后几年,徐灿用快拳席卷了世界拳坛。2015年6月,他前往澳大利亚,首次参加洲际挑战赛,战胜了战绩、级别都高于自己的对手,拿到了第一条洲际金腰带,同年9月又卫冕成功。2016年2月,他在四川泸州拿到了国际金腰带。6月,他与北京一家公司签约,推广力度和出场费都有所提升。接下来他愈战愈勇,五次卫冕,到2019年1月,战绩为18胜2负。

一名职业拳击选手想挑战世界拳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参加世界拳击组织(WBO)、世界拳击理事会(WBC)、世界拳击协会(WBA)、国际拳击联合会(IBF)这四大拳击组织举办的比赛,拿到正式的亚洲头衔。这就意味着排名进入了世界前15名,可以向对应级别的世界拳王发出挑战,不过对方也可以不答应。这时候挑战者就需要赢下更多的比赛,拿下洲际腰带、国际腰带,拳王就必须接受腰带挑战了。

2019年1月26日,在美国休斯敦丰田中心,WBA羽量级拳王、波多黎各拳手罗哈斯接受了徐灿的挑战。那场比赛徐灿打得十分艰难,对手太强了,力量太大了。第一回合,徐灿磕伤了眼睛;第二回合,他打到对方手肘,伤到了自己的手,之后每次击中对方时,自己的手都特别疼;第九回合,徐灿被对方一记重拳命中后险些栽倒……两人高频对攻打满12回合,徐灿扛过了前半段对手的大力重拳,靠着体能和速度的优势最终获胜,夺得了罗哈斯手中的拳王金腰带,成为继熊朝忠、邹市明之后,中国第三位男子世界职业拳王,他和父亲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时的情景徐灿至今记忆犹新。“当地华人华侨协会组织了两百多位华人来现场为我助威,呐喊声非常响亮,我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比赛场馆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火箭队的主场,是姚明战斗过的地方,这种缘分无形中也给徐灿带来了好运。比赛结束后,在权威拳击网站“拳击档案网”上,徐灿以积分79分从四星升级到五星级,成为中国首位五星级职业拳手。

成绩背后是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自律训练。赛前半年,徐灿每天自己加练直到双腿发抖,最后教练不得不严令他周日必须休息,让队友监督他。为了研究罗哈斯的打法,他一遍遍看对手的比赛视频,尤其是最近的三场,更是一帧一帧地看,跑步看,吃饭看,休息时还在看。甚至,俱乐部还给他从菲律宾找来一名跟罗哈斯体型、打拳风格都很相似的陪练。赛前半个月,徐灿提前抵达美国调整时差,邀请了指导过十几名拳王的传奇教练佩德罗帮自己进行最后的战术安排。

徐灿的好状态延续了一整年。2019年5月26日,他在家乡抚州TKO(技术性击倒)日本拳手久保隼,顺利完成首次卫冕。11月24日,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纳客场击败了此前18战全胜的美国新星罗伯特三世,再次卫冕。统计数据显示,徐灿



徐灿

1994年生于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现居天津。职业拳击运动员,WBA羽量级世界拳王,并实现五次卫冕。以1562拳保持羽量级单场出拳数最高纪录。

徐灿(右)在训练中

在这场比赛中打出了令人咋舌的1562拳,高于对手两倍多,创下了羽量级比赛最高出拳纪录,自有拳击运动数据统计以来,这个出拳数排在第6位。这种不停出拳的比赛风格为徐灿赢得了大量海外“粉丝”,他被称为“人形加特林”,出拳快似机枪。

## 想获得超级拳王头衔 踏上布满荆棘的道路

由于职业拳击复杂的积分排名体系,以及鲜有中国顶级职业拳手亮相世界高规格比赛,导致大众对这一运动关注较少。拿到世界拳王后,徐灿的微博“粉丝”都没怎么增长,虽然不用再为生计犯愁了,可生活仍一如往常,除了练拳还是练拳,和大多数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一样——挤地铁上下班,为了租到离拳馆更近、价格更合适的房子而烦恼。年轻的徐灿陷入了迷茫——儿时的梦想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位“粉丝”的陪伴,治愈了徐灿内心的焦虑,几年后,这位“粉丝”成为他的人生伴侣。“我应该属于追星成功吧!”徐灿的妻子是个天津姑娘,2019年她还在上大学,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拳击。“当时我看徐灿发的微博,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枯燥,我就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他。发着发着,彼此都养成了习惯。”聊了两个多月以后,两人第一次“奔现”,相约看电影。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到了一起。

摆脱迷茫的徐灿重燃斗志。他是WBA拳王,在他所处的羽量级中,还有一个“超级拳王”的头衔,需要分别挑战并战胜其他拳击组织同量级的拳王。徐灿准备挑战的第一个对手是IBF羽量级拳王沃灵顿,比赛计划于2020年夏天举行,地点在沃灵顿的家乡英国利兹市。正当徐灿按部就班地备赛时,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比赛只得作罢。

时间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徐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仍和当初一样自律,日复一日地训练,终于在2021年年初接到了去美国比赛的通知。从2月到7月,他在美国待了半年,原计划3月进行的比赛一拖再拖,因为总是在备赛和常规训练之间切换,导致他的生物钟和身体状态被反反复复地打乱,精神一直特别紧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还得接

着练体能。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随时可能会倒下。7月底有了新消息,比赛换了对手,地点还是在英国。他咬牙登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从落地到走上拳台,只有五天,连时差都调不过来,他咬牙坚持着,和对手苦战到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一刻,他被对手TKO了……

他在比赛中受了重伤,从赛上飞机到落地隔离21天结束,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幸亏我从小练就了过硬的身体素质,扛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仍心有余悸。

输了比赛,回国养伤的徐灿整个人状态都不对劲儿,什么事都不想干,时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因为疫情,也没办法经常出门散心,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月。但当他开始恢复训练,整个人又平静了下来。“我就是这么简单,拳击就是我的全部!”徐灿说。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徐灿经历了训练,手臂骨折,养伤,再训练……情绪也随之起起落落。2022年9月下旬,教练陪他去美国参赛,这一趟依旧荆棘满地——赛前几天,手臂的伤尚未痊愈,教练染上了新冠病毒,他也不能幸免,真可谓雪上加霜。但他没有退缩,在拳台上与对手苦战十个回合,以微弱的比分劣势输掉了比赛。这一次他选择坦然接受,强迫自己修养一个半月之后,重新恢复了训练。

光阴荏苒,徐灿爬到了山巅,又坠入了谷底,也让他学会了淡然看待胜负。“我还不到30岁,还是要冲一冲,为了坚守自己对拳击的初心,如果不是特别幸运,那就特别努力吧!”训练间隙,他抽空参加了一次竞技生存真人秀节目。“以前我是真不喜欢社交,更不会参加综艺,现在我想推广拳击项目,那就得多增加曝光度了。”经过一个月的拍摄,他见识了更多行业的顶尖强者,体验了团队协作精神,这对他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

在电影《热辣滚烫》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说:“我以前觉得拳击是一项运动,现在我明白了,它是生活。”没有人比徐灿更懂这句话的含义了,从16岁起,拳击就一直是他的生活。“我和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也选择了热辣滚烫的人生,人活着,总得拼一次!”赢下复出战的徐灿并没有给自己定下太具体的目标,今年30岁的他只想踏实训练,享受比赛,一刻不停地向前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讲述

“95后”诗人分享创作观,尽管《诗歌对人类无用》,但是

## 永远有人愿意写诗

口述 衡夏尔 采写 刘达

不久前,在天津内山书店,青年作家、诗人衡夏尔与现场读者分享了他的最新诗集《诗歌对人类无用》。衡夏尔199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曾用笔名瑞歌,写有小说、诗歌、随笔等约百万字。《诗歌对人类无用》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人通过117首诗歌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如果说,诗人用凝练的文字书写,读者凭丰富的想象解读,其间已产生了第一层美感,那么,当诗人在现场以生动的语言讲述诗歌创作背后的动机与故事,便又赋予了作品另一种感觉。衡夏尔用生命去感受世界,以文字表达内心,他说:“写诗不是渲染情感,而是书写真实。”

## 以诗还原真实的自己 通过多重视角看世界

上世纪80年代,诗人是一个可以让人成名的职业。十七八岁的少年,在刊物上发表了诗歌,就意味着他在全国范围内被看到了。爱好文学的人们凭借作品互相认识、了解,成为朋友。到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动笔写诗,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在我



看来,任何时代,诗歌都是没有作用的,以后它也不会因为任何神奇的原因变得有用,但仍会有非常多的人在写诗。就是这么一件奇怪的事,尽管始终无用,但是永远会有人投身进来。以前是偷偷写在日记本上,现在是写在手机备忘录上,只不过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去发表。

我这本诗集的名字就叫《诗歌对人类无用》。我不是怀着愤恨或讽刺的心态去说这件事,而是接受这个现象。从一开始写诗,我就没期待过什么回报,也就不会感觉沮丧和徒劳。这是我的创作背景,适用于这个时代写诗的所有年轻人。从2018年到2023年,我大约创作了400首诗,这本诗集辑录了其中精华。动笔时我21

岁,今年我26岁。

一个诗人,并不会时刻在欣赏美景,时刻在忧伤,时刻在谈着一段浪漫的爱情……现实中的人不会这样生活。有时候可能我也会对着手机发呆、傻笑,这才是真实的我,每个人都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琐碎的日常状态中度过的。我不想给自己“虚构”一种诗人的感觉,只想直视真实的自己,通过诗歌还原自己。

在我的创作中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一切没有被写下的思想并非自己的思想;二是一切没有被记录的事物都将失去。如果一个人写诗的原动力是宣泄伤感,或者怜悯自己的天赋,那么他的创作大概在四五年之后就走到尽头了。只有一种写作模式能持续一生——不断地去寻找何为真实,不断地向陌生的世界迈进。

诗歌要真实,但小说应该尽可能多地虚构。小说家以现实为范本,创造虚构的世界。如果一个小说家只写他自己,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有义务把各种情况概括出来。写小说对我帮助很大,打开了我的格局,提高了我观察社会的能力,提高了我的情商,改变了我与人相处的方式。我通过写小说开始理解大家生活中难以言表的尴尬,各种为难,各种诉求。当我把这种意识带回诗歌

中,我写的诗更宽广了,不再只是唯我独尊的感觉,而具有了世界性,因为世界是带有多重视角的。

## 创作来自日常生活 主动发现其中道理

我很喜欢写动物,写动物就是写人。写《马肉》这首诗时我23岁,第一次去大草原。真实的草原大到无边无际,好像永远也走不出去。草原上有很多马在奔跑,或者停下来喝水。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深感震撼,我发现,草原上的马拥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在那之前我只见过家养的猫和狗,或者动物园里的动物。诗情画意之下,我向牧民,这些马最后要去哪里?得到的答案是,卖到河北,做成驴肉火烧。突然出现的巨大反转让我意识到真实世界的张力——美好同时也会伴随着残酷。这种解构,正是对现实的关注和还原。

还有《蝈蝈》这首诗。那是一个秋天,我去北京的郊外玩儿,有个老农民帮我捉了两只蝈蝈。我把它放进瓶子里带回家。没过多久,一只蝈蝈死了。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把另一只蝈蝈放生。它已经断了一条腿,我把它放入屋外的草丛。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总能听到这只瘸腿蝈蝈的鸣叫。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脑子里冒出一个结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动物都要进食、排泄,都要被另一个物种管理,某种程度上,它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再来说《轮回》这首诗,其中的故事是我听来的,但绝对真实。黄土高坡上,有很多农民种玉米,夏天下地干活儿,玉米叶子像小刀一样,稍不留神

就会被划伤。农民长年累月跟玉米打交道,种玉米、卖玉米、吃玉米糊糊。玉米糊糊很烫,他们端起碗就喝,有人因此得了食道癌。这里面有一种轮回性——人付出劳动,靠此谋生,却死于常年喝过热的玉米糊糊导致的食道癌。

我旅行时有一个习惯,不做攻略,找准方向就走,很可能会走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我写的《船》这首诗:

“一些船只像是腐烂了/被扔在一座巨大的垃圾场里/过了一会/我意识到/这里其实是退潮后的泥潭/涨潮后/它们就会离开此处/所有的地方都是失落的生活/所有的生活又都在茂密生长”

那时我走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一个小渔村,那里绝不是旅游景点,黄昏时我路过一片很大的泥沼,泥沼中有很多很破很破的船,船身的表皮和垃圾桶的表皮质地相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地方是废弃船回收站吗?过了一会我意识到,等涨潮时船会浮起来,就可以出港了。这些船并没有报废,而是当地渔民每天出海捕鱼谋生的船,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日常的生活、人类的思想以及自然万物、城市风光中的意象,都是我创作的方向。有人认为是道理先行的诗人,但我觉得,我是在主动发现蕴藏于生活中的道理。

## 当人生阅历足够时 想写环游世界的故事

过去大多数人都只在一个地方生活,一辈子哪儿都不去,反映到文学作品,也是在讲述几代人在同一个城市、乡村甚至同一所宅院里生活的故事,故乡这个概念特别重要,成为一种文学经典范式。而如今的年轻人,起初

在父母生活的地方长大,后来出去上学,再后来到了工作的地方,这种候鸟式的迁徙,“无根”的状态越来越普遍,也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艺术创作当中。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学、电影或摄影作品基于这种不固定的状态产生,只蜷缩在书斋里的作家、地域性过于明显的作家,都不大能解读当下世界的复杂性了。

旅行对于创作者几乎成了必修课,其首要作用在于教导人们: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当做人类的客观标准,每一个边缘之地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都是世界的中心,每一个宇宙的中心也都是世界的边缘。所以我们应该去解构生活,不要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所有人都必须认同的东西。打破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实现辩证统一。

说起日常,可能每个人都在一天天地消磨日子。我总觉得,人会被一种平庸的力量驱使,让你觉得生活很安全,可以不用太努力,不用担心,一直这么混着,直到衰老、死亡。未来,尽管显得不足以担忧,但对我个人来讲,仍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这两种力量始终在前方,驱使我去去检验自己,去写作。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终生学习是很有必要的。我对自己的创作生涯有一个长远的构思,希望在40岁以后,当人生阅历足够丰富的时候,写一个环游世界的故事。但我深深地感觉到,二十多岁的我还没办法去完成这样的创作,必须不断地去积累。

诗歌是我无法刻意丢掉的东西。我不会因为生活忙碌,或者在另外一个领域取得了成功,就忘掉写诗;也不会因为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就处心积虑地营销自己。对于诗歌而言,我只是一名普通写诗的随从,我听见了它的声音,正如同每个人都能听见它的声音一样。